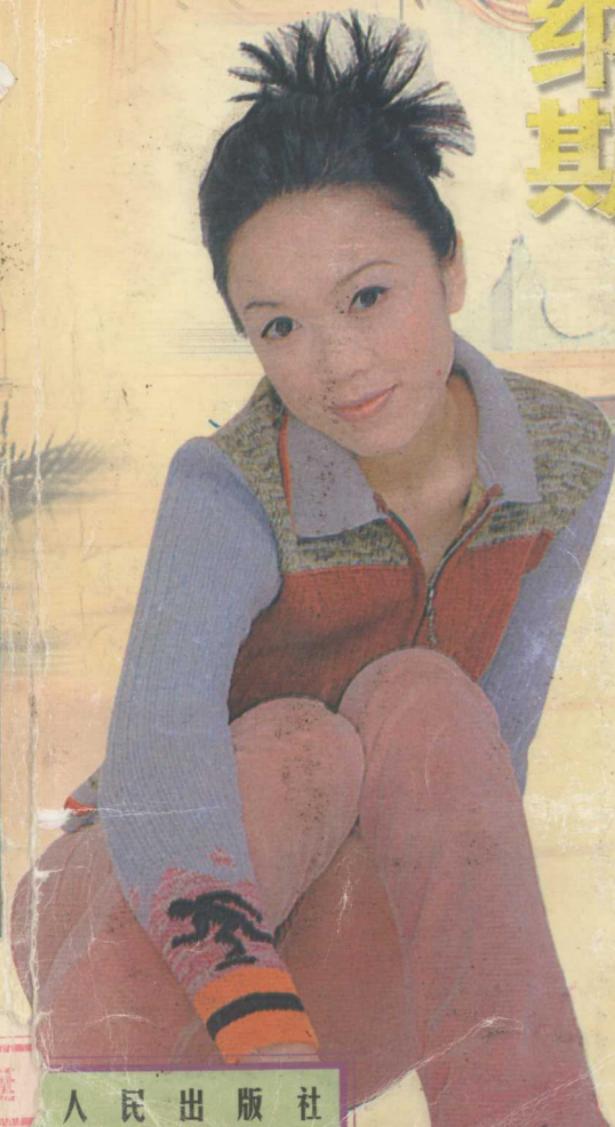


叶安作品集 29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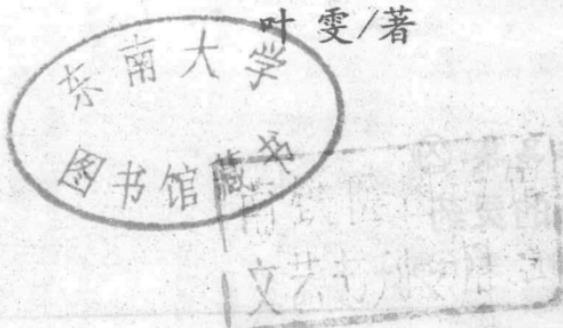
维纳斯的  
灵药



247.5/

I247.5  
Y102

# 维纳斯的灵药



延边人民出版社 4044

叶雯作品集 ⑨  
维纳斯的灵药

作 者:叶 雯(台湾)



责任编辑:邱梦琪

封面设计:蓝 田

出 版:延边人民出版社

印 刷:长教工会印刷厂

---

850×1168mm 1/32 印张 6

字数:140,000 1998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印数:1-3,000 册

---

书号:ISBN7-80599-479-X/I·132

定价:390.00元(全集) 10.00元(单册)

# 又到收获时

(代序)

欣涛

欣涛自一九九六年开始向大陆读者推出叶雯作品以后，陆续收到了数以万计溢满热情充满关心的读者来信。对于大多数读者对叶雯作品的支持与关怀，欣涛在此表示深深的谢意，并继续一如继往的荐出新作，以飨我们的读者朋友。

少年时光，是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，她充满着浪漫，温馨，充满着梦的幻想，更编织着每一个人的方方面面。叶雯的作品，就代表着现代的青年人，代表着现代生活的欢乐与苦脑，代表着人生的梦想与回味，她的《就爱你的坏》《追猫方程式》《磨人小天使》无不让人读得爱不释手，牵人心动。《错坠时空的星子》《等候千年》《与你相约在前世》又让人进入一个梦境时分，产生梦的幻想。

随着时间的漂移，作品的持续增多，越来越多的读者朋友要求叶雯小姐出一套精美的全集。因此欣涛征得叶雯的同意，将叶雯小姐过去发表的优秀的作品，送给我们的读者朋友。希望我们的读者朋友们能象以前一样的喜爱、一样的关心。

这次精心出版发行的叶雯作品集共计39本。故事内容宜古宜今情节浪漫激烈，充满创意，一定能使读者朋友看后感到阵阵幻梦欲和新鲜感。最后欣涛要向读者朋友说几句心里话。当初能荐出叶雯是欣涛的努力。此时的全集更能代表作者和读者的心灵交流。欣涛珍惜叶雯小姐写出来的每一部作品，每一个文字，每一段栩栩如生的画面。请大家接受我的这份礼物吧！

欣涛 98年11月台北

## 内 容 提 要

相貌平凡满脑子怪想的承治，  
偷取十种不同的血液，  
调制成的爱情配方，  
能使人产生热烈的恋爱情绪，  
谁知，阴差阳错，  
竟使她成了他的实验对象，  
还真爱上他了呀！



轰！

半夜两点多，贯彻天地的惊爆声自“吴氏公寓”的第三层楼响穿众房客耳际。

“喝！”房东的丈夫沈楚天从床上震落地——严格说来，应该是从妻子白嫩的娇躯上震下来——开始产生高度的危机意识。“搞什么？恐怖份子来袭？老天！我们只是一介布衣，没钱付勒索费，我八个月之后就要升格当爸爸了，小宝宝的尿布、奶粉、衣服都需要钱，还有他的教育费，长大之后打架坐牢的保释费……”

“闭嘴！”娇妻吴语凝以一记爆栗成功地使他合上嘴巴。“爆炸声好像从三楼承治的实验室的传出来赶快下去看看。”

这就是收留一群怪人当房客的坏处。她的房客囊括了科学家、道士、女鬼和狐仙的子孙，再加上她老公这个超级爱作怪的职业明星，每个人各有各的作息时间，不是昼



伏夜出，就 伏昼出。一群奇人异士聚集在五星楼的公寓里，居然直到现在仍然没把公寓拆成瓦砾堆，实在令她百思不得其解。

来到三 A 公寓门外，其他房客显然也受到震荡声的惊扰，纷纷齐聚于楼梯间。

“承治，你在里面干什么？拆房子吗？”资深道士风师叔用力拍打铁门。

“咳，咳咳——”一连串的咳嗽声做为开场白。“我——咳咳——我终于成功了！成功了！你们进来看看。”

大门突然拉开，贴在门板上窃听的老道士差点跌进公寓里。

呛人的白雾色浓烟从敞开的门缝窜入他们鼻孔。

“呃，承治，如果是不怎么好看的“东西”，大伙儿还是别进去了。”沈楚天想起他从前的“无头实验”，一个大男人脖子少了颗脑袋，着实怪恐怖的。

“不不不，这个实验不是用来看的，而是内服的。”浓烟中窜出一只手臂，将距离最近的女房东揪进公寓里。

沈楚天原本打算转头溜掉，孰料老婆大人被房客“抢”走，只好硬着头皮迈进去英雄求美。

三 A 公寓是科学家尹承治的实验室，宽敞的四十坪空





间摆满了各种样式的实验器材，因而显得狭窄；墙上四平八稳的铁架横陈着或高或低的烧杯和试管，环肥燕瘦的SIZE都有。绝佳的空调设备迅速抽离弥漫着的烟雾。

“你们看。”承治从冷却槽里拿出一小瓶晶液，五层色泽浓艳的水晶堆成悦目的彩霓。

“这是什么？彩虹酒？”风师叔记得，沈楚天第一次带众房客去酒吧不醉不归时，就是点喝这种五颜六色的鸡尾饮料。

“请勿把我稀有的发明拿来和穿肠毒药做比较。”自从有过一次痛苦的宿醉经验后，承治便视酒精如蛇蝎。“听清楚了！这是我独家调制的——爱、情、配、方。”

“爱情配方？”左邻右舍们面面相觑。

“对！”他严肃地颌首，开始细说从头。“上个月我分别抽了五CC沈楚天和风师叔的血液做为样本，结果发现沈楚天的血液含有某些特殊物质，是风师叔所没有的。”

“老天，别告诉我你染上 AIDS。”语凝跳离老公三公尺远。

“我——我——”沈楚天哑巴吃黄连。太悲惨了，无端端蒙上不白之冤。“姓尹的，你给我说清楚，我哪可能染上什么不可告人的怪病？”





大手揪住他的衬衫衣领，差点弄翻珍贵的实验成果。

“拜托，小心我的宝贝。”他不担心自己挨揍，反倒先疼惜地捧住烧杯。“那不是病。我又收集了其他十种血液。”

“噢！”沈楚天拍拍胸口。幸好幸好，终于还他清白的名声。“那跟你的发明有什么关联？”

“我将特殊物质加以分析化验，最后研制出和它成分完全相同的液体，一旦喝下肚子里，会立即溶入血液中，产生和恋爱中人相同的化学反应——”

“化学反应！”沈楚天登时眉飞色舞。“我可不可以体会一下那种‘化学反应’的滋味？”

他爱死了他和房东兼娇妻之间的“化学反应”。

“色狼！”语凝啐了他一口，圆圆可爱的娃娃脸浮上一层羞臊的玫瑰红。他以为承治发明的是春药吗？

“我的灵药对你没有，因为你的体内已经产生相同的物质。”一旦提起科学的话题，承治通常会达到忘我的境界，因此房东夫妇斗嘴他完全没放在心上，“由于我强化了药方中的反应成分，所以理论上而言，任何人服用了这份药剂，会立刻产生热烈到无以复加的恋爱情绪，包括头昏眼花、四肢绵软、为情伤风、为爱感冒、周身火烫、通体冰凉——”





“我倒觉得听起来比较像疟疾的症状。”又冷又热，难怪年轻人一旦谈起恋爱来就不成人样，风师叔再度庆幸自己这辈子打光棍，没被感情之事整治过。

“呃，这个嘛……不好意思，其实那些症状是我瞎掰的。”他有些糗到了，尴尬地搔头发陪笑。没办法，形容词用错对他而言是天经地义的事，毕竟他活到三十岁，大半辈子全花在做实验、研究科学上头，连女孩子的手都没牵过，更甭领会恋爱的症状和滋味。“但我的实验成果绝对不是捏造出来的。”

“想谈恋爱也得有对象才行。”语凝突然提出质疑。“你的灵药只能让人兴起坠陷爱河的感觉。如果本身已经恋爱了，这剂就等于白服；如果自己还没爱上哪个特定人选，服了药之后，他们又会对谁产生‘爱情’的感觉呢？”

“是是是，还是娃娃比较厉害，立刻挑得出鸡蛋里的骨头。”沈楚天向来最捧老婆的场，任何她说来的言论绝对、肯定、马上、立刻为经久不变的真理。  
对哦，承治开始伤脑筋了。他没想到这个问题？

“嗯……我觉得，如果某人心里已经有了特定对象，但感情尚未达到‘爱’的程度，或许服用我的药可以加速他们爱上意中人的过程。”



非常合理的推断。旁听者不约而同地点头，不过——他话中的“我觉得”三个字让每个人心头毛毛的。

倘连发明药方的科学家都无法确定后果，其他人随便喝下去之后，难保不会发生始料未及后遗症。譬如说，爱上服药后第一眼看见的异性——假若对方是女儿身，那么按照常，她第一眼看见的异性通常会是承治，那他可走桃花运了！沈楚天立时有几分嫉妒眼红——或者，见到第一位异性都会疯狂迷恋……哇，那不就变花痴了吗？

“娃娃，不准你接近承治的药水。”他赶紧吩咐下去。即使是当红的棒球明星也和天下凡夫欲子相同，拒绝戴上绿帽子，不过，“吴氏公寓”里出现了这等旷世的灵方，总得找个人来验证效果嘛！无端端浪费了，似乎有些可惜。“繁红，你想不想喝点药剂试试看？”

矛头霎时转向刚刚踏入门槛的女房客。

繁红，吴氏公寓的骄傲，人间罕见的美女，衣袂飘扬的绝美身段亭玉于门口。

“不……”柔和清冷的声音从淡红色的唇瓣间轻轻吐露，仿如夏日的徐风。“我只喝红茶。”

“你又想陷害谁了？”作怪大师的耳朵被老婆扯得高高的。





几个月前姓沈的先斩后奏，瞒着她把繁红安排到他球队老板——王鑫主持的“森尧企业集团”工作，害她气愤到现在。结果他居然还想找大美女当试验品，这男人有没有良心啊？

“呀！冤枉，冤枉！”他痛得唉唉叫，赶紧从暴君娇妻的虎口下逃生。总有一天他的耳朵会遭到和梵高的左耳同样的下场。

看样子从房客中找到实验品是不太可能了，必须找个外人来下手。

“不如这样吧！明天我去球队约个队友回来喝杯‘特调鸡尾酒’。”

承治怀以感恩的心道谢。“那就麻烦你了。”思考片刻，又觉得有些不对劲。

“其实我自己出去找实验对象就成了，你何必这么热心？”

“对呀，何必？”风师叔也搭腔。

一时之间，所有视线集中在沈大职棒明星俊俏的脸上。

他当然不能老实告诉他们，自己只不过存着瞎搅和、看好戏的心态，才会热心于服务公益。



“既然承治完成了特殊的发明，唯有早日替他找到实验对象，能早日向外界发表实验成果，我们也才能早日分享他的光耀。”一番理直气壮的申论说得众人用点头，非常满意他的答覆。

“但是，咱们得替我的药方想个合适的名称才行，总不能叫它‘灵丹’、‘妙药’吧？”承治的脑中已然浮现自己的姓名印刷在“国际科学月刊”上的美景。尽管“尹承治”三字出现的频率本来就不低，然而这种光荣的事多多益善！

“我想看，就叫……嗯……叫‘七彩迷情香’，你们觉得如何？”风师叔兴冲冲地提议。

“不够现代感。”

“叫‘米老鼠的春天’。一直昏昏欲睡的小房客——小路也发话了，不忘替心爱的米老鼠布偶打广告。”  
“太孩子气。”仍然遭到弃置的命运。

轮到承治了。

“就叫‘尹承治发明的药’好了。”无愧乎科学家的名头，果然凡事都讲求实际。

“少了点罗曼蒂克的气氛。”连娃娃房东也加入回绝的阵容，显然这个名号确实令人不敢苟同。”

“我想看。”沈楚天开始踱方步。一种可以让人陷入





爱河的配方……该如何称呼它才好呢……他的脑中乍然闪现绝妙的点子，集浪漫、唯美、实际于一身。

“有了！就叫它——‘维纳斯的灵药’！”

孟祥琴瘫进堂姊客厅的沙发椅，有一搭没一搭地陪外甥女玩象棋。其实她向来对棋局、麻将之类的方城战没兴趣，偏偏小婉儿最近磨着老爸教会她几乎绝技，这厢原封搬出来痛宰刚回国的游子阿姨。

“将军！”丫头片子大喊。

“吃你的车。”孟祥琴懒洋洋地提起象牙棋子。

“我都将军了，你还不快闪，吃我的车干什么？”

“我喜欢吃车，将军让给你好了。反正少了将军，我还有其他棋子可以走。”

“全盘的棋局只要死了将军就算输也！”

“输就输吧！”她甚至不挣扎一下。

“阿姨，你实在很没有逻辑思考的概念。”婉儿气结。

被一个刚满九岁的小女娃儿如此指责，任何有志气、有热血、有抱负的人都会觉得羞愧，遑论刚从法国巴黎大学回来的堂堂毕业生。但，孟祥琴太了解这个超级早熟的小外甥女，如果她出口反驳回去，小婉儿接下话来，两人一扯可又浪费掉大半天的时间。



“婉儿，”小家伙的美貌明星母亲款摆着莲步移下台阶。“去楼上找你爸爸玩棋，妈咪和阿姨有话要谈。”

“老爸在睡学，才不会理我。”美好的星期天早晨，是她老爸睡大觉的时机，即使她蹦到他身上当弹簧床跳，他也不当一回事。“趁着她睡得神智不清，你赶快找他下棋，一定能下赢他。”

对哦！还是她老妈奸猾。

两个女人目送小丫头踩着雀跃的步伐冲上楼。

“堂姊，根据我密切观察的结果，令媛的顽皮全赖你一手教出来。”祥琴摇摇头。

“这才叫‘尽得真传’哪！我老公都不在乎了，我还有什么好客气的。反正我们还有一个小儿子，他大可把端儿训练得和他一样硬气，家里正好二对二，谁也不输谁。”影情挑了挑十年来醉倒无数男影迷的柳眉，嘴角含蕴着价值百万的巧笑。

“别提我的妈妈经了，你呢？接下来可做好了任何计划？打算回国多久？会不会永远留下来？”

祥琴耸了耸肩，脑中也没啥定向。

“我只想待上几个月，散散心，然后……可能回法国念





完硕士吧！”她已经念烦了服装设计，或许该考虑转念个广告设计的学位。

“还想继续念书？小姐，你已经拿了两个大学学位了。”影倩细细观察她的脸色。“你……是不是还记着那个姓廖的坏胚子？”

“哈！”她嗤之以鼻。“哪个姓廖的？我连他的名字都快忘了，更甭提他的人。”

越想越惊心！她以往向来在情场上无往不利，偶然一次的失败经验就被众路亲朋友记上三、五上。

从小仗着得天独厚的外貌，她的花样年华在异性追求中，璀璨辉煌的度过。

天生的丹凤眼带着几分桃花调情的诱人意味，轻弹可破的雪嫩肌肤像煞婴儿，随时诱惑人伸手摸一摸、碰一碰。削薄的短发流转着乌溜的光泽。

一如巨星堂姊孟影倩，她的容颜受尽上苍的眷宠，自幼家门口便盘恒着两只扫把也赶不完的小男生；所不同的是，她并未踏入美女们最常选择的途径：模特儿或演艺圈，反而中规中矩地读书，升学——当然喽！待在校园里日子也不寂寞，她尝尽了众星捧月的滋味。

大二那年，她认识了小一届的学弟廖彦强，两人爆出